

死了也要爱

穷途末路都要爱，不天荒地老不痛快，不怕热爱变火海，爱到沸腾才精彩

sileveyaoai 殷雄◎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死了也要爱

sileyeyaoai 殷雄◎著

死了也要爱
SILE YE YAO AI

作者：殷雄
出版发行：广西人民出版社
(南宁市桂江路6号 邮政编码：530024)
网址：<http://www.gxpph.com>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：广西民族印刷厂
开本：886mm×1230mm 1/32
字数：230千字
印张：8.2
版次：2003年7月第1版
印次：2003年7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978-7-519-02823-2M·000
定价：10.00元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了也要爱 / 殷雄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7.7

ISBN 978-7-219-05852-7

I. 死... II. 殷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6784 号

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白竹林 袁 铭
封面设计 80 零·OX

死 了 也 要 爱

SI LE YE YAO AI

作 者 殷雄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(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8.5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5852-7/I·990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录

001 第一章 序曲 兄弟与情人

如果说,我与杨帆还残留着那么一丝不为人知的“奸情”,那恐怕只剩下藏在她那深邃瞳仁中的半分柔情了。每当她眼睛的余光越过赵一平,不经意间掠过我的时候,我只能够紧张、无趣、惭愧地低下头。

007 第二章 重庆 一个女孩引发的血案

越过焚烧炉,我似乎看到赵一平挣扎着复活过来。他的躯体在火中嗤嗤作响,他拼命地敲打着铁门,乞求人们放他出来——但没人相信他还活着。我仿佛看到赵一平的灵魂在火葬场上空盘旋,他对着他爷爷努力大喊,但是赵大爷沉溺在悲痛之中,根本没有理他。

025 第三章 荒地 与正义狭路相逢

我们的感情变得模糊不清,就像性障碍者服用“伟哥”一般,只有说起死去的赵一平时,才觉得彼此之间关系暧昧情感深厚。我真怕有一天,当我突破重围与杨帆做爱时,我们非要大叫大声“赵一平”才能激起性欲来。

047 第四章 大学 我把初夜献给了你

大多时候,我们俩躲在一个小小的关卡里,守着那一座亘古不变的城堡。我们以一种小心卑微的方式,投入两个新生的历史角色,在那个战火纷争的风云里顽固不化,在恶劣凌人的环境中享受淋漓尽致死里逃生。

064

第五章 医院 朋友妻不客气

据说每个人死的时候，身体的重量都会减少二十一克，这是灵魂的重量。我看到紧闭的窗户，不知道昨晚与我讲话的，是回光返照的老人，还是飘移在病房上方的，他那来不及飘出窗户的二十一克重的灵魂。

088

第六章 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

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，但是它在任何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。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，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，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。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，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。

106

第七章 遵义 腻腻的乳房

我被折腾得不行，说：“还是你跳给我看吧，你在床上跳，我在旮旯儿看。”杨帆想想也是，就纯情地问我：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要看什么舞？”我分别装出老头、小孩、男子、妇女的声调喊道：“脱衣舞！脱衣舞！脱衣舞！脱衣舞！”

123

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“绿帽子”

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月经没来怎么会疼？”等话说出口，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便问：“你那个多久没来了？”杨帆面露惊讶，之后变成迷茫，然后成为绝望，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：“自从那天开始，我一次都没有来过！”

140

第九章 杭州 国酒茅台夏雨

每一天,我像一个将为人父的青年那样忙碌着,觉得特充实。如果记忆能够更改,那么我已经在一段生痛难过的背后,将这孩子就是我亲生儿子的虚构,植入了我的大脑。只有在很少的日子里,当与杨帆背对背看书的时候,我心中突然就会涌起一种生活的悲怆感。

158

第十章 茶馆 为爱铤而走险

晨光透过窗户照进刘义的小屋,我看到昨晚与我疯狂的大美女,那个善于抛媚眼,懂得主动迎合男人的蕊蕊,她的脸在晨光下惨不忍睹。那个在昏暗灯光下狐媚而娇嫩的极品,现在赤身裸体地躺在我旁边,丑陋污浊,憔悴病态。

182

第十一章 海滩 物是人非强奸案

瞬息之间,逃亡的世界里便响起了经久不息的警笛声。透过芦苇,只见一辆又一辆的警车来来回回地穿梭而过,不辞疲倦地翻找着我们任何的蛛丝马迹。

197

第十二章 梅山 大打出手至头破血流

我开始感悟到音乐的另一种魅力,这种抛却音律音色音质的歌唱,唱出了一种质朴的心声,唱出了一种真诚的呐喊。孩子们的嘴唇在无声地喻合着,他们的眼睛在萧瑟的雾气下闪闪发光,到最后,他们索性把这种陶醉的期待移向了我。

第十三章 南京 胆战心惊别有洞天

在我不知所措中，在混乱不堪的“刀光剑影”里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一件物事飞了出去。只听得“扑通”一声，蛇掉进了前方的水里。我慌忙打开打火机，只见我的杨帆突兀地举着一只手，脸上全是惊恐而茫然的神情。

第十四章 成都 一辆夏利从东到西

我，李小峰，二十三岁，以窝藏犯的身份被人民警察通缉在案。虽然我早就知道这是一种必然，但当通缉令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，我却突然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助与恐慌。这时候，轮到我怔住，轮到我不知所措，轮到我迷惑不解了。

第十五章 尾声 死还是不死，这是个问题

此外，对禁书《女生日记》的反复拜读，让我见证了杨帆非同寻常的伟大。这个细腻女子笔下的爱与恨、生与死，令我真实地触摸了爱情的体积与温度，感觉到了死亡的重量与长度，从而让我知道自己的经历是多么的肤浅不堪。



第一章 序曲 兄弟与情人

如果说，我与杨帆还残留着那么一丝不为人知的“奸情”，那恐怕只剩下藏在她那深邃瞳仁中的半分柔情了。每当她眼睛的余光越过赵一平，不经意间掠过我的时候，我只能够紧张、无趣、惭愧地低下头。

打开门，杨帆站在面前，全身像一片叶子在颤抖，她说：“我杀人了。”

我整个脑门一炸，不敢做声，好半天才挤出：“谁？”

“一平。”

在事发之前，请容许我为您介绍：

我叫李小峰，今年二十二岁，正就读于重庆某知名高校，大学四年级。父亲李石，母亲冯土，我哥李小山今年刚毕业成为实习医生，娶了个爱花钱的嫂子，正在按揭购房。

赵一平是我的兄弟，也是二十二岁。不过他没爹没妈，除了祖父赵大爷，一平活着的亲人还有那个单身二叔。

我和赵一平的友谊源远流长。大约我俩还待在子宫里的时候，两个怀孕的母亲就拥有了指腹为婚的美好幻想。虽然后来赵一平

没能与我喜结良缘，但我们两兄弟的感情却亲密无间：我们一起光着屁股拾树枝、玩泥巴、扇画片、过家家，然后一起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最后甚至以相同的分数考进了同一所大学，就读于同一个专业，还住进了同一间寝室。很久以后回想这十八年的青春时光，我总觉得赵一平就像我成长中的那面镜子，甚至有时候怀疑我们是否共用了一个灵魂。

我常常感叹大学四年的不同造化。二〇〇〇年之前我们不分伯仲，四年后的境遇却天壤之别。赵一平整天忙着做兼职、加入社团、组织活动、策划方案，除了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职务，还成了许多公司在学校的总代理，常常搞个点子整个促销就能赚两三千。而我则整天逛书店、泡网吧、看电影、捏文章，以为有了文学就是尼采，成了作家就是太阳。常常干憋一个月捏篇长段子出来，侥幸发表了也就几百块钱的事儿。

金钱，我并不在乎——我这人生来皮子糙，味觉又不够挑剔，觉得猪肉与熊掌区别不大。荣誉，我也无所谓——我觉得生活就像穿鞋，舒不舒服，暖不暖和，只有穿着的人才知道。实际上，令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个叫杨帆的女孩——在她投入赵一平怀抱前，我曾经牵过她的手。杨帆最终的选择与判断，让我觉得自惭形秽，一无是处。

刚进大一时的我们对一切懵懂无知，成天寻思着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女朋友。那段时间我和赵一平整日厮混网络，隔三差五地见一两个网友；我们加入文学社团、书法协会、单身俱乐部，以此尽可能多地接触漂亮女孩。长久的形影不离让我们在一起时谈笑自若、风流倜傥，而一旦同女生单独约会时，就会变得唯唯诺诺、呆若木鸡。不少曾中意过我们的女孩子常常打趣地问：“你们为什么就不



是一个人？”由此可见当时的我们的确不相上下。

遇见杨帆之前，我们整日疲沓忧郁，对纯真的爱情已经不抱过多希望。赵一平凭借其外交天赋，在大二上学期便成为了新闻社社长。之后在他的“提携”下，我混成了副社长，杨帆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新闻社的。她的出现令人眼前一亮，我们几乎在同一瞬间喜欢上了杨帆，就像“心有灵犀”般不约而同。

由于我与赵一平的联名推荐，杨帆一跃成为新闻社的外联部副部长。每逢周末，我们都会打着“高层例会”的幌子，邀她出来聊天、吃饭、游玩。仿若是一见钟情，杨帆对我们这两个一唱一和的狗屁社长也挺着迷。她不仅对我们的殷勤照单全收，还时不时邀我们去观看她们学院的文艺汇演。在舞蹈表演中，杨帆总是那位鹤立鸡群的白雪公主，她身段柔和，体态优美，那技压群芳的舞姿常常令我们如痴如醉。

杨帆喜欢旅游，我和赵一平就挪用公费带她去南山、金刀峡、大足石刻、万盛石林、合川钓鱼城、永川动物园。每一次出游，杨帆的小书包里都会装满零食，而我和赵一平的手中则会准备好层出不穷的花样。倘若需要夜宿旅馆，为了保证杨帆的安全，我们就会住进双人间：杨帆小姐无忧无虑地安睡在一张床上，我和赵一平则挤在另一张小床，互绑双手，相互约束。

杨帆喜欢唱歌，我们自然求之不得，眯着眼睛躺在草坪上尽情陶醉；杨帆喜欢看杂志，我们自然不辞辛劳，坐车到菜园坝为她买最新出炉的《时尚》；杨帆喜欢跑步，我们自然欣喜若狂，在秒表计时器中拼了老命地奔跑；杨帆喜欢礼物，我们自然心知肚明，费尽心思地买流氓兔、皮卡丘、乖乖熊、米老鼠……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和赵一平彼此顾及，约法三章，从来没有私自与杨帆单独约会。直到有一天，在鸳鸯路段黄桷树下的光

影里：阳光、春风、浅草、绿树、单车、连衣裙、撅起的小嘴、浅露的春色、清澈的双眼、修长的双腿，所有这些煽情的细节取代了公平与理智，我们开始瞒着对方与杨帆单独约会。

那时的我们都不懂爱情，我单纯地以为牵一次手就算私订终身。在一个周六夜晚的散步中，我向杨帆抖了许多笑料，做了两个鬼脸，又即兴为她编织了两个童话。那晚的杨帆穿着一件厚厚的羽绒服，迷人的小脸蛋在洁白的羽毛上映出白皙的光彩。我则文采灼灼、风度翩翩，把她逗笑得前仰后合。之后我顺势朗诵了为她写下的情书，再从手心变出一条手链，可怜巴巴地问：“现在，我可以牵你的手了吗？”

雨后清新浪漫，夜幕像被洗刷干净的黑色绸缎，我牵着杨帆的小手，热血沸腾，激动难安。杨帆羞涩地低下了头，晚风拂过发际，她的脸像鲜红苹果一般诱人。至今我仍然后悔当初为何没有吻她，我甚至后悔，假如当时我足够轻浮与她上了床，或许今天的格局就会改变。但那晚上我们只是含糊不清地说了许多话，杨帆的小手都被我焐出了汗。

带着爱情的甜蜜回到寝室，赵一平正在高幅度刷牙，我突然对自己背叛友谊的行为恐惧至深。我思量着第二天一早得找赵一平谈谈，对他说：“我格外珍惜我们的友谊，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但杨帆喜欢的是我，希望你成全！”我无法预知赵一平的愤怒与嫉妒，我明白这样会中伤我的兄弟，但为了爱情，为了像天使一般的杨帆，我决定豁出去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赵一平的床上已经空无人烟，估计又做兼职去了。我待在寝室忐忑不安地等待，从神清气爽的上午，等到饥肠辘



鞭的晚上，却一直没看到他的踪影。直到晚上十一点，赵一平才神采奕奕地走回来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他就先发制人地对我说：“小峰，一会儿到楼顶抽烟！”

多年以后，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宿舍楼顶那一塌糊涂的衰败景象。阳春三月，万物萌芽吐翠，但楼顶的枯草连半点绿意也没有。风中，时时送来老鼠屎的腥臊。赵一平递来一支烟，又为我点燃，我们俩同时大口地猛吸，火星一明一灭，犹如夜鬼火红的眼睛。

可怕的黑夜与沉默，一支烟的时间，仿佛抽了一年。终于，赵一平将烟头弹向虚无缥缈的万丈深渊，率先开口说到：“小峰，我格外珍惜我们的友谊，你是我永远的兄弟，杨帆选择了我，希望你成全！”

我呆了呆，竟然问道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
赵一平淡淡地说：“我们已经睡过了！”

可恶、卑贱、下流、无耻！我听到自己的拳头在黑夜中吱吱作响，我感到自己心脏在身体里跳动得震耳欲聋，但当时的我只是站着、沉默、不动。隔了很久，我才意识到：那支烟，烫伤了我的手。

恍惚中好像听到他继续向我宣布道：“我知道你也喜欢杨帆，但她现在是我的女人了，希望你能尊重她！”见我站着木讷不动，赵一平这才缓慢地伸出右手，在我肩上用力地拍了拍，以一种关切的口吻问：“你有什么话给我说吧？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。”

我紧闭着的双唇，被咬出了鲜血；我紧攥着的烟头，被挤出了棉花。然后，一种酸涩的病毒来袭，我开始疯狂地咳嗽起来。但我分明记得当时的自己是一种类似于喜庆的口吻这样说道：“哦，我知道啦。其实我一直把杨帆当妹妹来喜欢，我哪里配得上她呀？兄弟你真能干，恭喜啊恭喜！”

恭喜？恭喜、恭喜！恭喜。

在此后的一个月里，我们三个之间的相处总显得有些尴尬——这主要缘于我的沉默寡言与不合时宜。常常，我会选择莫名其妙因事走开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杨帆对我的感受颇为顾忌，当赵一平试图在我面前吻她时，她就会紧张地逃避开去。但到了后来，随着时间对感情来来往往地蹂躏，杨帆已经开始在我面前欣然地享用赵一平的拥抱了。如果说，我与杨帆还残留着那么一丝不为人知的“奸情”，那恐怕只剩下藏在她那深邃瞳仁中的半分柔情了。每当她眼睛的余光越过赵一平，不经意间掠过我的时候，我只能够紧张、无趣、惭愧地低下头。

后来，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，我经历了一场“黄昏恋”。夏雨长得和杨帆尤似，歌喉也不错，除了喜欢陪我看书，还对我的生活起居格外关心。然而每当抱着夏雨的时候，我脑中却全是杨帆挥之不去的影子。三个月前，我不愿再欺骗下去，也不愿再浪费彼此的青春，和夏雨分了手。当时夏雨哭得特委屈，她说：“李小峰！我哪一点配不上你？你贫穷、你堕落、你慵懒，但我有埋怨过你吗？我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？”

再后来，在赵一平平步青云之后，虽然他和杨帆已经在校外公开同居，校园里时不时流传着一些有关赵一平的绯闻。但我多少觉得那些全是瞎猜胡闹，因为在为数不多的交流中我得知：赵一平仍然死心塌地地爱着杨帆。

但最近，在赵一平被保送研究生之后，有一个叫陈菁的女孩与他过往甚密。

然后，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杨帆发丝蓬乱、脸颊红肿、嘴唇流血地站在了我面前。



第二章 重庆 一个女孩引发的血案

越过焚烧炉，我似乎看到赵一平挣扎着复活过来。他的躯体在火中滋滋作响，他拼命地敲打着铁门，乞求人们放他出来——但没人相信他还活着。我仿佛看到赵一平的灵魂在火葬场上空盘旋，他对着他爷爷努力大喊，但是赵大爷沉溺在悲痛之中，根本没有理他。

二〇〇四年春天的一个清晨，我穿着小裤衩全身哆嗦。我心中的初恋情人杨帆告诉我她杀死了我最好的兄弟赵一平。当时我内心寒冷，大脑空白，忘了偷看一眼杨帆湿漉漉的胸部，也忘了给自己套上一条长裤。我在细雨中沿着崎岖的小巷跑了很远，才意识到身体的寒冷。杨帆在恐惧中惊慌失措，她呆呆地倚在门口，嗫嚅着向我乞求：“我不想死！”

雨黏糊糊地铺就了一层潮湿，荷花小区的草坪上人潮涌动，救护车的嘶鸣在层层叠叠的雨幕中飞奔，不久哑然熄火。少顷，殡仪馆的车队驶来。我最亲爱的兄弟，丑陋而扭曲地躺在血泊之中，他那张风趣的脸渐渐被白布遮盖，整个世界一片惨然。

那时候我还没有多大悲伤。我只是呆呆地挤在人群里，看着我的情敌赵一平，从潮湿的地面翻身而起，歪着脑袋咧着嘴巴对我

笑；看着我的同学赵一平，他壮实的身体在殡仪人员的手下土崩瓦解，那健康的肌肉堕落成一堆烂泥；看着我的兄弟赵一平，他从肉体的碎片中剥离出来，爬上前往天堂的列车，永远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世界。

警察不久就封锁了现场，赵一平浓稠的鲜血，渐渐被雨丝调和成一种惨淡的颜色。围观的人群正在窃窃私语，刚开走的殡仪车又赶了回来，很快，便见他们从荷花小区抬出另一具尸体。这次负责担架的是个面色苍白的年轻人，尸体将入车时，他突然跪下去开始呕吐，而死者竟“伺机”滚下了担架！四周立马骚动起来，有人尖叫道：“是女的，好多血，脸都烂了！”正当我冲进人群，试图辨认她是不是陈菁的时候，辅导员李老师打来了电话。

按照指示，我马上回到学校，一行三人坐上了前往四川×城的专车。车上，李老师解释说学校成立了应急小组，领导要求他们第一时间接待、安抚死者家属。刚才已经有人通知了赵大爷，但考虑他老人家情绪非常不好，校方希望我能够从中给予一些安慰与解释。我呆滞地点头应允，听着他们此起彼伏的手机声，觉得自己好像还沉睡在一个纷乱错杂的梦境里。恍惚中好像听到，死掉的女孩叫肖云霞，印象中是个标准的大姐头，去年还用拳头“镇压”了我们学院的两个姑娘。那她现在怎么就突然死了，而且还被发现与我的兄弟赵一平死在一起，难道也是杨帆杀了她？我不敢想也不愿想，我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思维与语言，我生怕自己马上报告李老师，他们所确定的杀人凶手，现在就被我锁在家里。汽车极速向前，携带了记忆中成千上万件陈年往事，令我不堪重负的大脑，几近崩溃。

中午十二点半抵达×城汽车站，赵大爷、赵二叔已经迫不及待候在了那里。他们衣着破烂、眼神枯槁，赵大爷戴着那顶形影不



离的破毡帽，阳光下的阴霾显得鬼影幢幢。

还记得儿时春江水暖的日子，他老人家最喜欢带我和赵一平到河畔子钓鱼。赵大爷气定神闲地半眯着眼，等我们寻找枯枝败叶回来，笆篓里已经多了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。然后就见他小心翼翼地开膛破肚，挖个小坑垒了小灶支起火，洒上盐、辣椒、香料，鱼被烤得滋滋直冒油，看得我们直流口水。赵大爷烤鱼的火候特别有分寸，不老不嫩，又脆又香，表面上还有一股醉人的酒味——这是他老人家的独门功夫，鱼烤到三分熟时喷上两口白烧，那“醉烤鲤鱼”的香味穿过十多年的世事云烟，时常令我口舌生津。

然而此刻，赵大爷的苍老一望而知。他神情惻然憔悴，犹如六年前赵奶奶去世时一样。有人说赵一平是克星，他一出生就“克”死了母亲；父亲在他四岁时被巨石砸破了脑袋；赵奶奶从不吸烟却得了肺癌，不治仙逝；甚至有人说赵二叔也是因为他才失去生殖能力的。赵奶奶临死的时候瘦得像枯树枝，她眼眶深陷、白发掉尽，偌大的头颅上只包着一张干涩平瘪的黄皮，仿佛随时都会露出骨头来。那时候的赵奶奶整天咳嗽，到最后她的生命就像一盏没油的枯灯，轻轻一捻就会破灭。那一年我和赵一平常看到赵大爷枯坐在河边的桑树下，却从不带鱼竿。他的眼神在茫茫河面上良久的飘忽，等赵一平喊他吃饭时，能够看到他眼角混浊而黏稠的白色眼泪。

赵二叔仿佛也老了，但见他跟在赵大爷背后一声不吭，仿佛是他父亲的影子或者走失的灵魂。今天他穿的还是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，行动小心翼翼，双手时不时在赵大爷左右挥舞，似乎担心他随时都会跌倒下来。

赵大爷见我哭。见他混浊的泪水啪嗒啪嗒地向外掉，我的眼泪也忍不住奔涌而出。身后的李老师擦擦发红的眼圈，用手拉了拉我，我这才从赵二叔手中接过寒碜的包裹。驱车回重庆时，一行人

都心事重重。赵大爷捏着我的手，颤悠悠地问：“小峰，一平怎么，怎么会，会从楼上跳下来？”

李老师庄重地接过话，说：“赵一平是我校优秀的学生干部，道德高尚，思想健康，我们相信他绝对不会自杀。市公安局已经立案侦查，调查取证结果证实为他杀，警方正在追捕犯罪嫌疑人！”

赵大爷憔悴不堪的混浊老眼，突然像刀子般锐利地望着我，近乎咆哮地问：“是哪个？小峰，快，快告诉我凶手是哪个？”我的手被赵大爷的老茧硌痛了，我说不出的话。而李老师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：“杨帆！赵一平的前女朋友！”

“女朋友，女朋友，女朋友……”赵大爷独自念叨着这三个字，似乎陷入了巨大的迷惑中。然后他扯开了嗓子，高声骂道：“老子要砍断她的手！老子要撕烂她的嘴！老子要扒掉她的衣服，挖她十八代祖宗的坟……”

我觉得自己像一张单薄的、无力的、劣质的、肮脏的卫生纸。

“您放心。负责此案的张警官是市里有名的侦探，他破过许多大案子！我们已经封锁了车站、码头、机场，加大了警力的巡视力度，相信不久就能将凶手绳之以法！”

赵大爷摇了摇头，大概无法理解“绳之以法”的含义，他只是用嘶哑的声音不断地强调：“不光要绑起来，还要枪毙！枪毙！一定要让她死，让她偿命，偿命！”

好不容易回到重庆，赵大爷马上要求去殡仪馆看赵一平。李老师请示领导后面露难色，但终究没能拒绝。刚来到殡仪馆门口，便听到一个女人正在撕心裂肺地哀号，然后不知谁说了句什么，她突然跑过来扯住了赵大爷的领口，高声喊道：“还我女儿，赔我钱！还我女儿，赔我钱！”旁人赶快劝开了，赵大爷惊慌而无辜地望着这个